

# 寻找勿忘我

张爱玲



百花文艺出版社

# 寻找勿忘我

张守仁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寻找勿忘我

张守仁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6 5/4 插页4 字数10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

ISBN7-5308-1008-2/I·919 定价：4.60元

## 目 录

序	1
感情小品四则	7
心祭	11
寻找勿忘我	15
剪	21
我赞美和谐	26
废墟上的春天	29
明天从今晚开始	34
你就是爱	37
离别的时刻	45
我们年轻的时候	52
芦苇之歌	62
那留在心中的记忆	66

山顶石屋	70
梦	74
林中速写	79
黄昏速写六则	82
秋林随想	90
西双版纳素描	94
树根赋	98
古树	101
致晓春	110
我感激	115
手的怀念	120
寄生植物	126
新路	130
染尘	136
历史一瞥	142
古道	149
青城天下幽	151
我从威海来	155
憶	158
鼓浪屿的节奏	162

关中三日	165
月季园一角	172
云雾梦	174
孔雀篇	179
瑞丽江边	186
我在孙犁家里	189
俄罗斯白桦林	194
秋在皇村	200

## 序

雨滴在窗玻璃上流清，像是透明的小虫子向下扭曲爬行。窗外是南京的颐和路，一片迷朦。除了大片的梧桐叶外，什么也瞅不见。围墙外毗邻的小楼里，有个少女临窗弹奏李斯特的钢琴曲《爱之梦》。琴声穿过雨丝，钻进浓荫，像清泉似的渗进我的小屋。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在我心中翻涌，使我产生一种模糊的憧憬。于是我坐到桌旁，在那被春雨打湿了的钢琴声的伴奏下，用稚拙的文字捕捉我心灵的波动，开始我的涂鸦之作。屈指算来，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几十年来，我对散文这种文体有偏爱。每当到书店、书摊购得一本我早就向往的中外散文集，就像女士们添置了一件可心的时装那样兴奋不已，喜欢向人炫示。

在学习散文写作的实践中，曾有过一段摸索、

模仿的阶段，但近几年我对这一文体渐渐形成了一些看法。

首先，我觉得散文似应冲出狭窄的天地，摆脱因循的桎梏，改变单调的手法。散文必须大胆走出自己的“家园”，去侵占“邻居”的领地，向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绘画、建筑甚至哲学汲取营养，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断供鉴，丰富自己的表现手法。多年来，散文所以比较沉闷，恐怕与它观念缺乏更新有关。散文必须走向多层次、立体化、多义性。甚至可以搞点“杂交”。

杂交在生物学上可使新品种富有生命力，在文学艺术上也可使作品呈现新颖与活力。

本集中的《林中速写》就是搞杂交的试验品。我试图把诗和哲理融进散文之中。郭风读了此文评论说：“这篇散文作品具有散文诗的品质，同时是具有理念之深刻的概括力量的哲学笔记。”余树森教授在《九〇散文琐谈》中指出：“《林中速写》并不着意于个别事物的形与神，而是浑然于那种整体的、综合的感觉中，‘惊骇于万千动植物形体结构的完美’，以及自由竞争、杂乱无章的和谐……”在那篇短文里，我想通过林中万象表述一种无序的有序、混乱的和谐、混沌的清

晰，把一团理不清的思绪整块儿地端给读者去品味。这样写，也许更耐咀嚼。

其次，散文创作的立足点应立在真情实感上，立在跟别人的区别上，立在独创性上。我觉得写散文就是把个人独特的、与众相异的经验、体验、识见告诉读者，以引起共鸣。我比较重视相异思维、相异感受。人们大都说，秋山红叶美。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散文家、画家赞美秋林华丽、斑斓的色彩！我却相反。有一年秋天，我到伊春去。伊春市文联的朋友兴奋地告诉我，现在正是“五花山”季节，秋林很美，便建议一起到兴安岭林区去看看。我到了原始森林，经过仔细观察和比较，发现那些颜色斑斓的叶子，那些变橙、变黄甚至变红的叶子，大都系材质较差的杂木、灌木、藤本植物所长。它们因为经不住霜冻和寒风，就过早地萎缩、变色，显示出行将凋落的病态。这些艳丽的色彩，实际上是孱弱和早衰的表现。而材质坚挺的青松，却傲霜斗寒，永葆生命之树常青的本色。这样一想，那染醉秋林的红叶，何美之有？于是把这点顿悟写成《秋林随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想，我的这种体验和感受，至少和大多数文人有了区别。

今年春天的早晨，我到寓所斜对面马甸绿地

桃林旁的草坪上锻炼身体，发现一棵棵桃树上，缀满了一簇簇粉红的花朵。有一根小手指粗的桃枝才两尺多长，我数了数竟密密匝匝开了一百四十多朵花。树枝变成了花枝。我绕树数遍，仔细端详，暗想，这么一棵屋檐高的树，开了成千上万朵的花，它不感到负担太重吗？它有足够的营养和水分供给如此众多的“儿女”吗？它不感到受累吗？它会不会因养育太多、力不胜任而后悔呢？面对繁花似锦的桃林，我感受到的不是盎然、喧闹的春意，而是为负荷太重的桃树们忧虑、担心。我想，倘把这种独特的感受写出来，就决不会和别人雷同。

我认为，散文是提高、改善、纯洁语言的文体，讲究语言的锤炼。我写一篇千字文，往往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要经过我精神手指的挑选、抚摸。我在青年时代学的是外语，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上大学学新闻，故汉语语言功底不厚。写作时往往一个句子要在我脑子里翻好几个滚，才能把它挪到纸上来。固定到纸上，经常不满意，未能描绘出流淌在我心灵之河里的细微的波纹。我竭力使心灵和思絮的波动获得适当的载体。我翻译《屠格涅夫散文选》，常常是前一天晚上把原文熟读数遍，先在脑

子里酝酿，睡一夜，“烟一烟”，然后第二天清早起来动手。一个早晨，一般我只翻译五、六百字。深怕译多了，笔力不逮，与原文意境有异，达不到等值翻译的追求。散文应有文采。“言之无文，行之弗远。”散文的语言如果粗糙，怎么称得上是文学作品呢？

我觉得生活中不乏妙不可言、难得难逢的黄金瞬间，倘能敏锐地观察到并能捕捉住，就可写出佳作来。

有一天清晨，我在烟台海边山区公路上散步。当我的视线从半月形的海湾转向山隘口的时候，我看一个老妇人佝偻着腰从山那边迎着我走过来。老妇一手用草绳在山路上拖着一捆枯柴，另一只手挎着一篮洁白的九月菊。显然，这捆柴禾，这束鲜花，是她早晨以老迈之躯上山劳作的收获。我站住，遗憾没有带照相机，如能把她拍下来，这是一幅多美的艺术摄影。那一瞬间，我的感受强烈极了：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它的美好和芳馨，物质和精神，衰老和青春，以及一种不可言说的人生况味，一齐涌上心头。我的眼睛模糊了，内心呼唤着：哦，生活……

几十年来，我写的散文数量不多，质量也平平。“文革”以前写的，只能算是一些习作。我

没有敝帚自珍的习惯，所以一律不选。我从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近三、五年发表的散文中挑选出一些，大致按题材内容作了分类，编辑于此。今年，《体中速写》、《感情小品四则》、《寻找勿忘我》等分别在“中华精短散文大赛征文”、“爱的奉献全国征文”、菲律宾椰风文艺社和《福建文学》合办的“全国散文征文”中获了奖，从中似乎也悟到了一点道理，那就是：散文可以像小说那样描写人物，可以像戏剧那样铺排场面和对话，可以像诗歌、音乐那样具有韵律和节奏，可以像绘画那样渲染视觉形象。“和羹之美，在乎合异。”散文应广纳姊妹艺术的众多长处，以便拓宽文路，别开生面。现在我把过去的散文作一小结，希望以后的创作在更新散文观念过程中，不断有所进取。

张守仁

1991年8月于北京北郊黄寺

## 感情小品四则

### 石 级

每次我走过那排伸向河面的石级时，心中一阵悸动。双手捧脸，凝神回忆。回忆少年时代我和你并肩默坐在石级上，看水波流动，看对岸烟树，看月亮从东方升起。有时鱼儿在水中跃出，泼喇一声，给夜增添一点儿静寂。我们偎依着，不说话，让沉默紧紧地包围我们。

我不敢经过那排石级。每次经过它，我就想起少年时代，我脱下衣服到河里游泳，和水波嬉戏。你坐在岸边看我游泳，分享我的快乐。我游远了，你就在石级上给我洗衣服。洗干净了，就摊放在岸边草地上，你自己躲进树荫里看小说。待我尽兴归来，草地上的衣服已经晒干。穿上身子，我闻到一股阳光的香味，伴随着你的手指残留在衣服上的气息。

那排伸向河面的石级，永远是我心中跳荡的音符。我不会忘记我们俩多次坐在这里，偎依在一起，静听夜空里神秘的天籁。那时，我曾胆怯地抚摸过你的头发，抚摸过你的纤手……朋友，你还记得飞过我们身边的那只受惊的夜鸟吗？

石级，你不是伸向河面，而是伸向我的心潮

.....

## 泥 土

我常常想象你在小院子里晾晒衣服的情景。我感谢那从宽阔的运动场上照过来的夏日的炎阳，亲吻并吸干你衣裳上的潮湿，并使之散发出日光和你躯体的芬芳。我感谢小院里你脚下的泥土。它驯顺地供你践踏，让你身子有个结实的依傍。我希望变成你脚下的泥土，能接触你可爱的双足，看到你美丽的眼睛，倾听你悦耳的声音，并有可能跟踪你的足迹直至你的门旁。更何况那片泥土上曾洒着你的泪，还曾泼洒着我不在时你为我斟下的那杯红葡萄酒的汁液。那洒着你的泪和红葡萄酒的泥土，现在就是如痴如醉的我。请允许我每时每刻守卫着你，注视着你夜间的灯光，陪伴你度过漫漫的长夜。

人类的一切本来都来自泥土，然后又复归为

泥土。人类为爱而生。因此，我生前就甘愿腐蚀成你小屋前的泥土——那院子地边上的小草，就是我的精灵唱给你听的爱之歌。

### 湖 畔

湖畔，你从柳荫下的长椅上站起来，目光从水面投向天空。你说：“今晚的月亮真圆。”我抬头望天，发觉那月光皎洁得耀眼。我仿佛觉得我们是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周围有万千支蜡烛光照着我们，照着你的黑发，照着你洁白的结婚礼服，还照着那朵红得像三角梅的玫瑰花。我们在光明中行进。唱诗班的歌声，围绕在我们周围荡漾。神秘的宗教音乐的旋律把我们飘起来，飘起来，于是我们就在湖的上空像天使一样飞翔起来。夜空中，在蔚蓝色天穹的深处，我听到一颗星辰在向我柔语：“今晚，在湖畔，我是你的新娘……”

### 理 智

你说：理智是猎人，每天早上迈着不慢不紧的步子，来到他布设的陷阱前，把晚上掉进去的、已经挣扎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的情感毫不费力地俘获。这猎人未免太残酷。

我说：理智是拴马桩。让情感的野马系上缰绳，缚到拴马桩上。这样，你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你打算做的工作。只是当你疲惫的时候，才允许自己把情感野马从拴马桩上解下来，骑上它，绕过篱笆，奔过山丘，到花的草原上去驰骋，去追逐鹞鹰的翅影，去引吭高歌，去到池边饮水，去到林间憩息，谛听林鸟婉转的啼鸣。当你得到了抚慰，驱除了疲倦，自觉把感情系到拴马桩上。别让情感的野马失控，驮着你任意走向叉路口，或去践踏事业的园圃。如果这样，你将一事无成，不要冷落拴马桩。冷落了拴马桩，也就是冷落了你正在干的事业。

## 心 祭

——献给G.W.

你又去了。用洗干净的手，从阳台上剪了刚开的君子兰，捧着它，经过那棵古银杏树，走向松柏常青的公墓。

有一种感情使人韧于等待，善于坚持，那就是爱。他去世十二年了。为了不让他在那个世界感到寂寞，你每月都要持花到郊外祭奠、陪伴你的心上人。

人们不理解你对他的爱为什么如此执著。

历史曲折。他的命运也就曲折。一生坎坷。受审查、被怀疑、遭歧视、甚至在十年大灾难中被专政。每一个日子在炎阳下暴晒，严寒里冰冻，屈辱中熬煎。罚他打扫厕所，烧锅炉，命他跪在地上请罪。一个在解放前的大学里就研究科学社